

外国文学评论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陈明

印度佛教创世神话的源流：以汉译佛经与西域写本为中心

章燕

自然的想象与现实：略评《廷腾寺》的新历史主义研究

苏欲晓

自我与他者：C. S. 刘易斯的文学批评观述评

段映虹

尤瑟纳尔的“事物的秩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

主办

2010.4

外国文学评论

《冲绳札记》：针对核时代的写作 陈 言(5)

印度佛教创世神话的源流

——以汉译佛经与西域写本为中心 陈 明(14)

作为精神进化论的“未来诗歌论”

——奥罗宾多《未来诗歌》解读 尹锡南(30)

阿多尼斯诗歌的现代性命题

——以《大马士革的米赫亚尔之歌》为例 余玉萍(41)

文森修公爵的“为政之道”

——《一报还一报》中的道德哲学 陈 雷(52)

自然的想象与现实

——略评《廷腾寺》的新历史主义研究 章 燕(65)

夜尽了，昼将至：《多佛海滩》的文化命题 殷企平(80)

《米德尔马契》中的科学思想

——从利德盖特的科学研究看乔治·爱略特的创作 罗 灿(92)

《远航》：向无限可能开放的旅程 杨莉馨(101)

《奥兰多》中的文学与历史叙事 吴庆宏(111)

乌托邦的诞生	张 沛(119)
自我与他者: C. S. 刘易斯的文学批评观述评	苏欲晓(128)
诗歌何为	
——谢默斯·希尼的诗歌功用观	戴从容(143)
左拉的文学批评	郑克鲁(155)
马拉美:“无”与“物”之间	张 豆(164)
尤瑟纳尔的“事物的秩序”	段映虹(175)
公共空间中的性别焦虑	
——伊迪斯·华顿游记中的人称指代	吴兰香(187)
从《街头女郎梅吉》中的凝视谈起	舒奇志(198)
《春天与一切》	
——威廉斯“想象观”的现象学阐释	梁 晶(210)
温德尔·贝瑞笔下的农耕、农场和农民	朱新福(221)
对欧洲中世纪文学几个关键问题的再认识	刘建军(231)
编后记	(239)

尤瑟纳尔的“事物的秩序”

段映虹

内容提要 作为20世纪重要的法国作家，尤瑟纳尔一向为人所称道的是其作品中透露出来的所谓“人文关怀”，然而作家后期的世界观呈现出一个显著的转变，那就是从对人类历史的兴趣转向对自然环境的关注，但这一转变没有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本文通过追溯尤瑟纳尔的生命历程，并结合作家的创作和访谈，尝试勾勒出这一转变形成的背景，进而指出尤瑟纳尔的自然观不仅反映了她对人与自然二者之间关系的理解，也汇聚了她对于历史、文化、政治、宗教、伦理乃至人的认知方式的思考，自然是一个认识世界、认识人类生存状况的重要维度。

关键词 尤瑟纳尔 自然 生态环境 “事物的秩序”

晚年的尤瑟纳尔这样表达过自己的愿望：

我希望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

没有人造的和无用的噪音

……

在这个世界里，最贫穷的人也能穿上真正的羊毛，真正的丝绸，最舒适的、色彩最协调的衣服。（不要人造织物，不要容易褪色的和丑陋的化学染料。）

在这个世界里，扔掉一件旧衣服、一个缺口的盘子应当成为一个仪式般的动作，只能带着犹豫和遗憾来完成。

……

在这个世界里，一切有生命的事物，树木，动物，都应当是神圣的，永

远不能被毁坏，除非带着遗憾，而且出于绝对的必要。^①

这些文字是在1970年代写下的，那时的尤瑟纳尔正处于生命中一段“静止不动的生活”，伴侣格雷斯·弗里克的病情每况愈下，习惯于游历的尤瑟纳尔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不得不放弃旅行，荒山岛^②上的小屋笼罩在疾病与衰老的阴影之下。然而，也许平静的生活正是深入观察和思考的良机，尤瑟纳尔对人的生命进程、大自然的丰富和微妙、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了更深切的体验和认识。她在这段时期写下了大量笔记，《园子里的沉思》（*Méditations dans un jardin*）由一些或长或短的断章组成，记录了她的阅读、思考、见闻，甚至梦境，其中就包括上面引用的“愿望”。^③

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法国作家之一，尤瑟纳尔一向为人所称道的是其作品中透露出来的所谓“人文关怀”，是其典雅凝练近乎绝响的古典主义文风。尤瑟纳尔晚年声誉日隆，1980年她作为第一位女性“不朽者”进入法兰西学院之后，更成为媒体竞相追逐的对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尤瑟纳尔多次谈到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尤其是环境污染对濒危物种的威胁，对人类自身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破坏。她作为生态保护主义者的姿态虽然也渐渐引人注目，却往往不过在媒体所渲染的特立独行的形象之上，又增添了一抹不食人间烟火的色彩。至于作家对生态问题的关注是如何形成的，她关于自然的思考包含哪些具体的内容，她如何看待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她在日常生活中又如何身体力行，却似乎少有人深究。本文就尝试对这些问题作一些梳理和探讨。

—

尤瑟纳尔早年深受欧洲人文主义传统的浸润，她的世界观可以说是以人为中心和出发点，然而她后期的世界观逐渐显示出一个深刻的转变，那就是对自然环境的强烈关注。这一转变并非朝夕之间形成的，而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促成这一

^① Marguerite Yourcenar, *Sources II* (Paris: Gallimard, 1999) 239-240.

^② 荒山岛位于美国缅因州的东北海岸，靠近加拿大边境。尤瑟纳尔与格雷斯·弗里克1950年在岛上购置了一幢小木屋，此后一直居住在这里直至辞世。

^③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尤瑟纳尔生前将自己的书信、笔记以及其它未发表的手稿交给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Houghton Library）保存，其中大部分内容需等到她去世50年之后（即2037年）方能公诸于世，另一部分则可供公众查阅。在可以公开的文稿中，有一辑由作家本人命名为 *Sources II*（命名为 *Sources* 的文稿属封存之列），1999年经研究者整理后由法国伽里玛出版社出版，其中就收录了《园子里的沉思》。

尤瑟纳尔的“事物的秩序”

转变的原因与时代大背景有关，也与个人经历不可分割。

尤瑟纳尔 1939 年深秋来到美国，原本预计在美国逗留半年，后来却因为欧洲战事蔓延，她的归期被无限期推迟。1942 年，尤瑟纳尔应一位美国友人之约，以四大元素之一的“水”为主题写一部短剧。她立即想到改写著名的安徒生童话《小美人鱼》。选择小美人鱼的故事，固然因为与“水”的主题密切相关，此外也许在潜意识中，滞留美国的尤瑟纳尔还在那个为了爱情而不惜失去声音的小美人鱼身上，注入了自己远离故国失去创作能力的痛苦。除了这些作者自己在当时已经多多少少意识到的原因，潜伏在更深处的缘由却需要假以时日方能察觉。尤瑟纳尔在 1970 年为这个剧本撰写的前言中写道：

在我写作这个海洋之梦的时代，历史向成百上千万人显露出了丑恶的真面目，其中很多人在意识到这一点时失去了生命；就算由于偶然因素，我置身远处观望，我还是看见了我所看见的东西。正是从那时起，出于一种我至今仍然奉行的禁欲主义，较之从前我十分迷恋的保留着人类历史痕迹的风景，我渐渐喜欢上了尚未被人类的野蛮行为所破坏的风景，然而这样的地方越来越稀少了。……从考古学到地质学的兴趣转移，从对人类的思考转向对土地的思考，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都不时感到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尽管它最终令人获益良多。^①

上个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其惨烈程度超乎大多数人的想象，人与人之间的血腥屠戮暴露了人性的野蛮，促使尤瑟纳尔重新思考人的行为，重新衡量人的价值。

令尤瑟纳尔对人类行为深感失望的不仅仅是战争。20 世纪后半叶以来，对利润无止境的追求、对物质享受无节制的欲望，驱使人类过度开发自然资源，导致气候急剧变化、大气和水污染、土地沙漠化、可耕地减少等等突出的问题。与此同时，人口过剩又加剧了环境问题，造成城市贫民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等现象。与 20 世纪初那些崇拜机械和能量的未来主义艺术家们不同，在尤瑟纳尔眼里，一个由高压电缆的铁塔取代了树木的世界，是一个正在死去的世界。她在接受访谈时，不止一次谴责现代社会里人们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使用，相比之下，荒山岛

^① Marguerite Yourcenar, Préface de *La Petite Sirène*, in *Théâtre I* (Paris, Gallimard, 1971) 146.

上的原住民印地安人恪守一整套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行为规则：无论捕鱼还是打猎，他们只捕获一家人生活所需，不会额外索取一条鱼、一个猎物，事后还要向被自己捕获的动物请求原谅；种植农作物时，他们也只开垦一小片荒地，还要向被砍伐的树木表示歉意。尤瑟纳尔十分欣赏印地安人对自然怀有的敬意，因为“他们强烈地意识到，在地球上走过时不应该留下太多的痕迹。不要增加地球的负担”。^①

尤瑟纳尔一生热衷于旅行。年轻时代她最经常去的地方是希腊和意大利，她迷恋人类文明在那里留下的丰富灿烂的遗迹，后来她借自己笔下的罗马皇帝哈德良之口说：“十五年的军旅生涯抵不过雅典的一个早晨；……我将用希腊语思考和度过一生。”^② 作家对古典文化的热爱始终没有改变，然而到了晚年她却越来越钟情于人迹罕至的风景。1977年初夏，格雷斯·弗里克的·身体有了短暂的好转，两个年迈的女人决定前去阿拉斯加。选择这一旅行目的地并非偶然，她们长期以来就积极参与保护阿拉斯加的活动，抗议开采阿拉斯加的油田，为相关环保组织提供经济支持。她们沿落基山脉北上，四天四夜的火车后，再换乘游轮在冰川、峡湾之间徜徉了八天。旅行归来，尤瑟纳尔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

如何描述这片辽阔的、几乎未遭践踏（还有多长时间？）的风景之美。我们在群岛之间穿行，岛屿和岬角遍布冰川，那里的森林往往一直延伸到水面，我心里时常想，这的确确实难以描绘，惟有诗人们的眼睛有时勾勒出类似的图景。（兰波：我看见闪耀的群岛，还有岛屿……维尼：像在幽暗的岛屿边的大海一般自由……伟大的风景静默无言……还有波德莱尔的《远行》的整个结尾，……还有雨果，不是他的某一行或者某一首诗，而是在他的全部作品中大海的感觉。）这些人看见了，即便他们没有用肉眼看见过。

这次航行期间……天气晴朗温和，我们几乎可以在甲板上度过整天时间，也就是说甚至夜里的一部分，在这个纬度上几乎是白夜。但还不完全是午夜的太阳，就像我在斯堪的纳维亚北方曾经十分热爱的那样，……而是太

^① “L'Art de vivre de Marguerite Yourcenar. Une leçon de sagesse sous un toit de bois”, entretien avec Pierrette Ponpomp-Bailhache, in Maurice Delcroix, éd. *Portrait d'une voix* (Paris: Gallimard, 2002) 207.

^② Marguerite Yourcenar, *Mémoires d'Hadrien*, in *Œuvres romanesques* (Paris: Gallimard, Biblio. de la Pléiade, 1982) 305.

尤瑟纳尔的“事物的秩序”

阳在一片粉红色的天空里始终不落，光线反射到冰川上直到 11 点半。^①

在这次旅行中，尤瑟纳尔还兴致勃勃地追寻稀有动物的踪迹。她在加拿大北部的自然保护区看见了北美驼鹿，就在上面的同一封信中，她向友人描绘：“……我看见了有生以来最美的景象之一，一只巨大的驼鹿在宽阔的河里游水，两岸是很高的草丛。我看见它从水里出来，爬上斜坡，然后消失在树林深处。这是我见过的第三只，也是最大的一只驼鹿。我感觉见到了一位神。”^② 尤瑟纳尔在这里将驼鹿比喻为“神”，固然是借用法语里的一个表达法“美得像一位神”，用来形容这种动物神气、漂亮；我们还有理由相信，在尤瑟纳尔看来，这种珍稀动物在人迹罕至的环境里自由自在地生息，简直近乎神迹的显现。这次旅行之所以令尤瑟纳尔难以忘怀，不仅因为这是格雷斯生前的最后一次旅行，也因为不同于以往的凭吊名胜古迹。在这次旅行中，尤瑟纳尔沉醉于那些没有受到人类活动过多侵扰的自然风光，它们保留着对人类尚未出现之前的那个世界的回忆：“……冰山从冰川上脱落的巨响，它来自远古，不同于其它任何声音……”^③ 暮年的尤瑟纳尔历尽世事沧桑，这种纯粹的、亘古未变的声音令她深深感动和震撼。几年后，她在小说《默默无闻的人》（1982）中描写 17 世纪英法两国军舰为争夺荒山岛而进行的一场小规模交火：“直到那时为止，这些山峦只见识过雷鸣闪电，还有解冻时冰块从峭壁上脱落的巨响，现在传送人造霹雳，也许还是头一次。”^④ 在这些文字背后，无疑回响着尤瑟纳尔当年在阿拉斯加听到的来自远古的声音，隐含着作家对于人类活动破坏大自然的嘲讽和谴责。

如果说人类的野蛮行径和贪欲从反面促使尤瑟纳尔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么不妨说她后半生的生活环境则使她以积极的态度来观察自然。

自 1950 年起，尤瑟纳尔就定居在美国东北部缅因州的荒山岛上，这个岛屿是法国探险家夏普兰在 1604 年发现的。夏普兰从海上看见这个岛，却从未踏上过该岛的土地，他之所以将这个小岛命名为“荒山岛”（Ile des Monts-Déserts），乃因为远远看去岛上低矮连绵的小山上只有岩石，没有树木。殊不知那些看上去只有岩石的小山，正是因为原始森林过于茂密，以至于看上去一片黝黑。岛上的

① Lettre de Marguerite Yourcenar à Jeanne Carayon, du 6 juillet 1977, in Michèle Sarde et Joseph Brami éd., *Lettres à ses amis et quelques autres* (Paris: Gallimard, 1995) 552.

② Michèle Sarde et Joseph Brami éd., *Lettres à ses amis et quelques autres*, 552.

③ Michèle Sarde et Joseph Brami éd., *Lettres à ses amis et quelques autres*, 554.

④ Marguerite Yourcenar, *Un homme obscur*, in *Œuvres romanesques*, 951-952.

冬季漫长而严寒，气温可以低至零下 30 度，其它季节则格外令人愉快。尤瑟纳尔这样描绘季节更替之际岛上景色的变化：“夏末秋初尤其美丽，温暖的天气会持续到 11 月 15 日：槭树是红色的，橡树微微发紫，桦树则呈现出柔和的黄色。”^① 作家如此喜爱这一幅风景，以至于她将同样的描写移植到小说中，让它成为自己心爱的主人公纳塔纳埃尔活动的背景：“然而她 [指纳塔纳埃尔的妻子弗依] 几乎没有什么痛苦，很快就过世了。那时是 10 月初，被太阳烤了整整一个夏天的森林变成了一簇簇红色、紫色和像金子一样的黄色。纳塔纳埃尔心里想，就连伦敦的教堂挂上黑纱，为女王举行的葬礼也没有这么美。”^②

二

需要指出的是，尤瑟纳尔对自然的兴趣绝不是简单的对自然风光的迷恋，不是像浪漫主义者那样为了抒发或忧郁或激昂的情绪而“热爱自然”，也不是像厌倦城市喧嚣的人们那样需要偶尔“亲近自然”。由于长期与大自然非常贴近地生活，尤瑟纳尔从自然现象中细心地捕捉到了其背后所蕴藏的启示，这些启示帮助她对生命的进程、对事物的本质、对人类的生存状况获得更深刻、更清醒的认识。

荒山岛上的生活使尤瑟纳尔对季节的更替十分敏感，她强调这种更替比人们一般以为的要来得缓和得多，不同季节往往交错在一起：比如冬天里蕨类植物仍然顽强地生长，拨开厚厚的积雪可以看见碧绿的青草；初春时节，落叶还覆盖着地面，花儿已经像矛尖一样破土而出。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让尤瑟纳尔对人的生命进程有了达观的理解，她认为正如冬天与春天并不截然对立，一个熟悉这些自然现象的人不会太在意自己的年龄，一个人可以因身体状况或心境的变化而感觉衰老或年轻。

尤瑟纳尔相信人体小宇宙与外部大千世界是由同样的物质构成的。就这样，在她的最后一部小说《默默无闻的人》中，贫病交加的主人公纳塔纳埃尔在荒岛上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万物中之一物”，^③ 这种感觉如同从前爱情带来的体验一样令他陶醉。他在清晨的满天霞光中向岛屿深处走去，知道自己再也没有力

① “ Une Autre Marguerite Yourcenar ”, entretien avec Nicole Lauroy, in Maurice Delcroix éd., *Portrait d'une voix*, 307.

② Marguerite Yourcenar, *Un homme obscur*, in *Œuvres romanesques*, 959.

③ Marguerite Yourcenar, *Un homme obscur*, in *Œuvres romanesques*, 1033.

尤瑟纳尔的“事物的秩序”

气返回居住的小屋，他找到一个避风的洼地，将头枕在一圈草上，“像要睡觉一样”。^① 纳塔纳埃尔的死没有任何恐惧和挣扎，如同安详地回到大自然的怀抱。

在尤瑟纳尔未完成的写作计划里，有一本书叫做《有动物的风景》（*Paysage avec les animaux*），她准备在书中描写历史上和现实中人类与动物相处的种种方式。^② 在她看来，飞禽走兽可以帮助人认识到生命不仅只有一种存在形式——即人的存在形式，任何人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收获。也许尤瑟纳尔的思考中更为独特之处，在于动物的生命状态带给她的启示：动物除了生命本身一无所有，因此较之有着种种外在需求的人类，动物的生命更加纯粹，更加自由；另一方面，动物的能力又极其有限，它们成千上万年以来不无艰辛地适应了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却难以适应、更无法理解今天人类强加给它们的剧烈变化。尤瑟纳尔认为，人类用粗暴的方式对待无辜的动物，无异于一桩可耻的罪行。

1983年，尤瑟纳尔获得伊拉斯谟奖。该奖项由荷兰的贝尔纳亲王于1958年设立，旨在奖励为弘扬欧洲的文化 and 价值观作出过杰出贡献的人士和团体。按照条例，获奖者须将奖金的一半捐赠给一项慈善事业。尤瑟纳尔选择将自己的奖金捐赠给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WWF）。这一决定起初遭到伊拉斯谟学院的反对，理由是根据该学院的传统，奖金应当用于赞助艺术与文学事业。但是尤瑟纳尔表示如果不能如愿，她宁肯放弃奖金。

尤瑟纳尔没有囿于狭隘的人本主义，将保护人类文明与保护动物和自然对立起来，也没有简单地将前者置于后者之上。她认为，保护环境的事业之所以重要，因为它不仅事关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同样事关人类文明的传承，事关自由、公平、正义等人类的核心价值观的维护。1982年初她去埃及旅行，目睹了建设阿斯旺大坝造成的负面后果，深感痛心。大坝建成后，由于水位上涨，原来居住在坝址上的六万努比亚人被迫迁徙。他们带着自己的家禽和山羊住进楼房，有人甚至还带上了死去的亲人的棺材，新的生活环境令他们手足无措。迁移之前，他们在自家农庄的墙上刻下字，祈求水里的鱼善待自己的房屋和留在那里的死者。在尤瑟纳尔看来，大坝的建立不仅是一场生态灾难，也是一场人类的悲剧：在这一工程中，弱势群体的利益受到侵害，并且一段人类历史就这样被淹没

^① Marguerite Yourcenar, *Un homme obscur*, in *Œuvres romanesques*, 1042.

^② 参见 *Les Yeux ouverts*, entretiens avec Matthieu Galey (Paris: Le Centurion, 1980), 317, 以及 Marguerite Yourcenar, *Sources II*, 331-332.

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尤瑟纳尔认为保护环境和保护动物，“说到底与保护人类是同一场斗争。这是一场为每个人争取善良、正义和自由的斗争”。^① 出于同样的理由，尤瑟纳尔和格雷斯在很多年里拒绝购买来历不明的葡萄，因为美国市场上的葡萄大部分来自加利福尼亚州，而加州的葡萄园长期以来雇用墨西哥非法移民采摘葡萄，利用他们的非法身份牟取暴利。

三

由于她在作品中展示的关于古代历史的渊博学识，由于她远离尘嚣的生活方式，在很多人的想象中，尤瑟纳尔俨然是一位颐指气使的城堡女主人。然而事实上，她在日常生活中要亲手完成家里和园子里各种各样的活计，包括每天早上去园子里给小鸟喂食，清扫枯枝败叶，整理房间，做饭。最出人意料的是，她会每星期一次自己做面包。这一切，她称之为“与事物的接触”。

尤瑟纳尔喜欢用简单的方法来烹调新鲜的、天然的食物。这样的饮食习惯不是出于庸俗的养生保健，而是对物质的尊重。尤瑟纳尔对当代消费社会的种种弊端十分警觉，她不喜欢用经过漂白再添加维生素的面粉做出来的面包，用她的话来说，那是她深恶痛绝的“假奢侈”。然而，现代人表面上极大丰富的物质生活正充斥着形形色色的“假奢侈”：缺乏营养的垃圾食品，光鲜而不耐久的人造染料，没有舒适感的人造织物，各种公共场所大声放送的令人疲惫的机械音乐，难以降解的、她称之为具有“侵略性的”塑料制品……

“与事物的接触”是尤瑟纳尔的自然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她认为，与物质的接触不仅让人们学会正确地识别物质的品质，由这种接触而产生的联想还会让我们对物质的转化，对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获得更深切的体悟，从而赋予日常行为以某种“神圣感”。她以欣赏的口吻谈到过18世纪时墨西哥的一位修女：“她说在为修道院做饭时，她会想到物质的转化，想到各种物质被消化然后重新构成身体的神秘过程。”^② 同样，她笔下的哈德良皇帝说：“贪吃是罗马人的恶习，然而我却从节制中体验到快感。……当我啃着军营里的大面包时，没有一次不产生美妙

^① “Une Autre Marguerite Yourcenar”, in Maurice Delcroix éd., *Portrait d'une voix*, 307.

^② “L'Art de vivre de Marguerite Yourcenar. Une leçon de sagesse sous un toit de bois”, in Maurice Delcroix éd., *Portrait d'une voix*, 213.

尤瑟纳尔的“事物的秩序”

的感觉，这种沉甸甸的粗糙食物居然会变成血液、热量，甚至勇气。”^①

此外，与物质的接触而产生的“神圣感”还来自充分意识到物质是自然对人类诚实劳作的回馈，而现代人与自然日益疏离，被种种“假奢侈”所蒙蔽，对这种神圣感睽违已久。尤瑟纳尔这样告诫自己，也告诫我们：

在吃一顿饭之前，无论是什么样的饭，想想采摘这些果实的人（他们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生活？），想想那些让小麦生长的人（在什么样的人文和生态环境下？是可悲的还是良好的？），想想给你产出牛奶的奶牛，给你产下鸡蛋的母鸡，想想人们对待它们的可鄙的方式。

.....

充分地品尝并思考你正在吃的东西：否则你就未免忘恩负义。^②

尤瑟纳尔相信，作为消费链上的一环，每个人都对今天生态环境的恶化负有责任，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永远不要心安理得”。^③随着人类破坏地球的活动愈演愈烈，尤瑟纳尔的抗争没有停留在文字上，也没有仅限于洁身自好。她和格雷斯加入了多个自然保护组织，为这些组织提供资助；她写信给报纸抗议猎杀海豹；她给美国著名的纳贝斯克饼干公司写信，抗议该公司将一种丑陋的塑料玩具作为促销手段投放市场……尤瑟纳尔早年就成为素食者，她曾借用小说《苦炼》的主人公泽农之口说，拒绝肉食是因为“咽不下垂死的滋味”。无论对待任何物种，尤瑟纳尔认为仅仅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不够的，还必须付出关切与同情，她喜欢在“同情”（*sympathie*）这个词的本意上使用它，即“感同身受”。因此，泽农不仅能体会到动物垂死之际的痛苦，也能感受到石头脱离人形的欣喜，他对醉心于艺术品的同伴说：“你看见被十字镐损坏或者在地下遭腐蚀的雕塑时，一定悲叹过它们的命运；你责备时光残害了美。然而我却能想象，大理石厌倦了长久保持人的外形，欣喜地重新变回一块简单的石头……”^④

正是这种对自然界一切物种的同情，赋予尤瑟纳尔的世界以独一无二的魅力：

① Marguerite Yourcenar, *Mémoires d'Hadrien*, in *Œuvres romanesques*, 291 - 292.

② Marguerite Yourcenar, *Sources II*, 245.

③ Marguerite Yourcenar, *Sources II*, 245.

④ Marguerite Yourcenar, *L'Œuvres au Noir*, in *Œuvres romanesques*, 649.

没有什么比打破物种壁垒的相遇更令我热爱的了；跟你说话或者在你手上歇脚的鸟儿，没有太受惊吓的松鼠，友好的狗。倘若它们只是在我们眼前生活而不认识我们，或者对它们而言我们跟一条树枝差不多，那样也许更好。^①

今天看见那只安静的青蛙趴在园子水塘边的岩石上。它一动不动，像一块矿石，啜饮着阳光和空气，这个古老的、令人尊敬的生灵有着两栖的智慧。它离我太远，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让它感知到我对它怀有的友爱之情。^②

格雷斯去世之后，尤瑟纳尔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独自居住在荒山岛，当被记者问及这样的生活是否孤寂时，她回答说，早上推开窗户看见树上和草地上的小鸟时，她不会感到孤寂；夜晚关上窗户时，她会抬头看看天上的星辰，她不会感到孤寂。尤瑟纳尔的世界超越了物种的樊篱，冲破了时空的界限，充满深切的同情，灵动的生机，辽远的意境。

四

尤瑟纳尔在她的家世回忆录第二卷《北方档案》中，在追溯自己父系的血脉之前，由远及近，从遥远得没有记忆，甚至没有人类的时代开始，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时间的黑夜”：

……那是大洪水时代。但不是神话中那场吞没了地球的大洪水，甚至不是那些受到惊吓的民族在传说中保留着痕迹的任何一场洪水，而是远古时代的海潮……被大海和风形成的沙丘，如今被轻佻的别墅，盈利的赌场，兜售奢侈品和蹩脚货的小生意所败坏，别忘了还有军事设施，这乱七八糟的一切在一万年之后都将与有机的和无机的废弃物混杂在一起，无法分辨，大海会将它们慢慢风化变成沙子。

……在1914年无聊的大屠杀之前，黑山庄园遍布黝黑的枞树，它正是因此而得名。炮弹彻底改变了它的面目，更甚于摧毁我的先辈于1824年建成的城堡。树木慢慢地又回来了，但在类似的情形下，取而代之的总是一些

^① Marguerite Yourcenar, *Sources II*, 249.

^② Marguerite Yourcenar, *Sources II*, 247.

尤瑟纳尔的“事物的秩序”

别的树种。

……还是让我们凝视这个尚未被我们拥塞的世界吧……让我们沉浸在这一片还没有被人的声音和工具打扰的寂静之中，只听见鸟的歌唱或者它们警觉的呼唤……

……有时，在大海上，一只鲸鱼有力地喷出一股水柱；鼠海豚欢快地跳跃，就像我在一艘船的船头曾经见过的那样，那只船满载妇女、儿童和匆忙中带走的家什和鸭绒被，那是1914年9月，我和家人从英国返回没有被侵占的法国领土的途中；11岁的孩子已经朦朦胧胧地感觉到，与一些人折磨另一些人的世界相比，这种动物的欢快属于一个更加纯洁和更加美妙的世界。

……月色之夜，光亮游移，无需诗人或者画家的注视，预言家也无法知晓，将有一些披挂着奇怪铠甲的甲虫会冒险来到这个死气沉沉的球体的尘埃里。还有，当月光没有遮蔽星星的时候，星光闪耀，它们的位置与今天差不多，但它们之间还没有被我们想象出来的正方形、多边形和三角形连接起来，它们还没有被赋予神灵和鬼怪的名字，这些名字与它们毫不相干。^①

在尤瑟纳尔描绘的这一幅宇宙图景中，自然演进的历史、人类的历史与个人的历史相交织，在不断的回旋往复中展现出它们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个人的命运被裹挟在历史的大潮中，而纷纷扰扰的人类历史在宇宙的长河中却往往不过是过眼云烟。尤瑟纳尔一向认为，作家有责任通过描绘某种世界图景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并向人们指出看问题的某种角度。显然，她希望自己描绘的这幅图景能够帮助人们恰如其分地认识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早在人类出现之前，宇宙是洪荒、森林、动物和星辰的世界，人类只是无限时空中一个暂时的现象，自然是比人类更长久的存在。一方面，人类不能继续自负地将自己视为万物的主宰，为了追逐财富和满足种种虚妄的欲望而对大自然恣意妄为；另一方面，由于人类拥有强大的能力，更应当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为遏制生态环境的加剧恶化作出努力。“我仅有的一点智慧来自于我懂得人的重要性，同时也意识到人在宇宙中极其有限的位置”，^② 在尤瑟纳尔这句饱含谦卑与责任感的话里，凝聚着多么漫长和艰辛的观察、体验、思考与抗争。

^① Marguerite Yourcenar, *Archives du Nord*, in *Essais et mémoires* (Paris : Gallimard, 1991) 954 - 957.

^② “ Je n'ai pas d'opinion sur moi ”, entretien avec Leo Gillet, in Maurice Delcroix éd., *Portrait d'une voix*, 226.

也许不用讳言，在与毁坏自然的行为进行抗争的过程中，尤瑟纳尔并不乐观，她感叹人们往往不能清楚地认识自身与未来的关系。人类是时间这条长链上的一环，原本应该致力于保证这条长链的坚固和持久，事实上人们的所作所为却与这个目标渐行渐远。然而，正如尤瑟纳尔在进入法兰西学院的致词中所言：“一切努力也许都是徒然，但一切努力都是生存的根本需要。”她推崇那些对社会问题有着先见之明的作家：在《新爱洛依丝》中，她除了看到一个乌托邦式的爱情故事，还看到了卢梭为反对不平等进行的抗争；同样，她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里看到了矿工的恶劣处境；她通过狄更斯、托尔斯泰的作品，看到了作家在倡导社会变革中应当承担的责任。正是这样的信念，促使她在一个令人沮丧的时代继续忠于作家的职责。

尤瑟纳尔说：“为了避免任何浪漫主义的涵义，我更喜欢说事物的秩序，而不是自然。”^①的确，“自然”一词自浪漫主义以降久经滥用，在内涵变得过于丰富以至于模糊不清的同时，却又未免显得抽象而苍白。在法语中，“事物的秩序”（l'ordre des choses）指的是事物之间内在的因果关系，事物发展的自然进程，该词在日常语言里也含有“合乎情理”之意。尤瑟纳尔选择这一生动、朴素的表达方式，正是基于她对自然本质的深刻理解。对尤瑟纳尔而言，自然不应是浪漫主义者投射个人情感的所在，而是一个认识世界、认识人类生存状况的重要维度。尤瑟纳尔的自然观不仅反映了她对人与自然二者之间关系的理解，也汇聚了她对于历史、文化、政治、宗教、伦理乃至人的认知方式的思考。

自然，如同人，与一切相联系。

[作者简介] 段映虹，文学博士，北京大学法语系教师。近年来发表的论文有《一部共生的回忆录》，译著《论埃及神学与哲学——伊希斯与俄赛里斯》。主要学术兴趣为尤瑟纳尔作品研究，17世纪法国文学。

责任编辑：刘雪岚

^① “L'Art de vivre de Marguerite Yourcenar. Une leçon de sagesse sous un toit de bois”, in Mauricé Delcroix éd., *Portrait d'une voix*, 215.